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四五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金特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四

人部十三 故人 喪友 賓主 好客

故人一

增書曰人惟求舊

故人二

增漢書曰張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

孫收養掖庭賀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賀子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又少與上同席硯上追思賀恩封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漢史

曰光武引嚴光入道故舊共卧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南史

曰竟陵王誕反廣陵范義為誕司馬宋克廣陵誕與義皆伏誅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與宗與范義素善收斂

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反臣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慚色　唐書曰唐公踐天子位多引貴臣共榻劉文靜時為納言固諫帝曰宿昔之情何可忘也　舊唐書曰唐明皇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懐貞等皎與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内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過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勲封如故

故人三

增脫驂 遺馬上孔子遇舊館人事詳喪友類 東觀漢記杜林與馬援同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

同食 共衣 韓子吳起與故人期食不至終日不食故人來乃食 南史范史雲與同郡尹苞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嘗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雲

嫁女 授官 唐書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世稱之 又曰王顒與太宗有嚴子陵之舊每擊禪為戲捋帽為歡及帝登極召其三子皆授五品官顒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官也顒曰朝貴而夕死

可矣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服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回車　覆水 陶淵明詩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歎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杜甫詩哀哉練裙子負薪踊破履豈無故交親逝去如覆水

不忘著簪　勿遺踦屨 韓詩外傳孔子遊于少原之野聞婦人哭于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著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　賈子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遺其踦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其與俱出而不與之俱返也于是楚俗無相棄者

贈以綈袍　遺之紈扇 史記范雎為秦相聞魏使須賈至雎乃微行見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綈袍贈之後雎謂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　古今注漢

朱買臣字翁子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郡人未之知也舊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飯之脫粟　贈以生芻　漢書公孫弘為丞相食故人高賀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怨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其儉詐也弘聞之歎曰寧逆惡賓不逆故人　鄒長倩公孫弘之故人也贈弘生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遺之曰撲滿者以土為之蓄錢之具也有入而無出滿則撲之士有聚而不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乎

不聽求官　必與均禮　唐書裴垍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　又曰岑文本于生平故人雖羁賤必與均禮又劉仁軌雖貴顯接故舊如布衣時

大亮懷恩　李晟篤義　舊唐書隋末李大亮為賊

所獲賊帥張粥見而異之遂定交于幕下貞觀末粥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粥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言于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張粥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以粥為中郎俄遷代州都督唐書李晟篤分義隆于故舊

奏樂享賓 賦詩送別 唐書郎和靖與高祖有舊後和靖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為引入卧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 宋史陳慥字季常元豐二年蘇東坡謫黃州至岐亭有白馬青蓋來迎乃故人陳慥也留三日賦詩而別

載入後宮 盛陳陛衛 史記陳勝既王其故人傭耕者聞之乃至陳叩宮門曰吾欲見勝門令不為通勝出遮道而呼勝乃召見載歸 後漢書隗囂使馬援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門相善以為既見當握手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

故人四

增無失其故 檀弓孔子之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為親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喜會故人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目足矣

故友舊交 宋敬則五等論商鞅欺故友李斯因舊交

沉醉釀川 鄭弘事見前交友類

稱其義烈 後漢書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衰之後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烈

擢用舊交 魏志何晏遷侍中主選曹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契分愈密 唐書裴寂大業中歷侍御史晉陽宫副監唐公淵雅與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

携手笑語 又曰韋表微篤故舊雖盾下必與携手笑語

故人五

增詩唐高適逢謝偃詩曰紅顏為别久白髪始相逢惟餘昔時感無復舊時容 又白居易傷友詩曰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棲棲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車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凄凄蹇驢避路立肥

馬當風嘶迴顧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携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惟聞任與黎　又郎士元詩曰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把釣竿　宋張子厚答劉子先詩曰洞霄宫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　又劉子先謝張子厚詩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共

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

喪友一

增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陳根也謂期年　又曰孔子曰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又曰主人三年喪則為之再朋友虞祔而已　又曰朋友虞祔而吊退非從主人也　儀禮曰主喪禮朋友在他國袒免歸則已

注謂無主喪者當為之主每至袒時則去冠代之以免
舊說象冠廣一寸以上歸有主則止也如幼弱則不止
也　又曰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與服袁絰帶檀
弓群居則絰出則否不弔服也朋友有恩相為緦服即
士之疑服素冠也

喪友二

增說苑曰鮑子死管子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
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子曰非夫子所知也吾

嘗與鮑子負販于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于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况為之哀乎　左傳曰孟孫死臧孫紇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瘀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瘀之美其毒滋多　孔叢子
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
聞諸老聃昔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人同僚
比德以賛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為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淮南子曰恵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
唐書曰張道源嘗與友人客游友人中宵而卒道源恐
驚擾主人遂共屍卧達曙方哭步送喪至其鄉

喪友三

原挂劍 絶絃 綱鑑延陵季子過挂劍于徐君墓樹而去 說苑鍾子期死伯牙遂絶絃

驢鳴 車載 世說孫楚字子荆與王濟為友濟死子荆哭之曰夫子好驢鳴乃作一聲聲體似坐客皆笑之 後漢書任末字叔本遊京師教授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躬推車載奉德致于墓所由是知名

哀梁棟 歎山河 晉書衛玠卒謝鯤哭之慟曰棟梁折不覺哀耳 世說王戎經黄公酒壚歎曰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嵇阮亡吾為時羈紲今視之雖近邈若山河也

越界迎喪 修墓種樹 後漢書皇甫規為度遼將軍友人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迎之人告并州刺史胡芳宜舉奏芳曰吾為朝廷愛才遂無所問 又范式張邵少為友邵死式素車白馬號哭而赴母望見曰必巨卿也式修墓種樹而去

增善惡一人 緦麻三月

唐書權臯德輿之父大歷中卒于家韓洄王定為服朋友之喪李華為其墓表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

三輔決録游殷為胡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與殷同歲相善為緦麻三月

代親復讐　為周子舍

東觀漢記邳暉友人董子張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暉往候之子張沉滞視暉不能言暉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悲讐不復也暉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

又崔琰字季珪友人公方早卒琰撫其孤恩如己子

賦詩携酒　廢斤輟絃

北史盧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携酒就之言别賦詩為贈及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游元明歎曰由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　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殺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

世說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殞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于鍾子推己外求良不虛也

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藴結余其已矣却後一年支遂殞

事母撫孤　郇家嫁女

蜀志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分居事恭母母如母恭子長大為之娶妻買宅產業使立門戶　晉書紀瞻慎行好施老而彌篤少與陸機兄弟相親善及機被誅瞻周郇其家及嫁女資送同于所生

喪友四

原吾已　左傳鄭子皮卒子產哭曰吾已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注云無人知己之善故曰吾已

遺愛　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鼓琴歌　莊子子桑雇孟子友琴張三人相友子桑死孔子使子貢往弔或編曲或鼓琴相和歌曰嗟來桑雇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子貢趨而問

曰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賑給 朱暉事見前

增棄官収葬 後漢書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銍令聞之棄官哭而収葬

尚有典刑 後漢書孔融與蔡邕友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

自送南陽 廣州先賢傳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隱士南陽車遂字德陽聞正令名不遠萬里徃來投正正道同志合恩如伯仲數年中遂得病正為傾家救卹疾篤命絕殯斂之禮如同生身自送喪于南陽

迎喪營葬 南史范雲好節尚奇少與領軍王畡善畡亡于官雲迎其喪還家躬為營葬

故衣一篋 語林王賢江陵人明初監生與友王讓同居讓往江南以故人贈銀十兩故衣一篋託賢収之未幾賢除鹽城令讓除于陽令尋卒後十餘年賢致仕還以所寄物與讓子讓子泌不受白于官拘而與之

贖

女助喪 紀典纂要于寬成化舉人友任良病死良妻幣二女治喪寬賻遣之

喪友五

原詩梁吳均傷友詩曰可憐桂樹枝懷芳君不知摧折寒山裏遂死無人窺　又任昉哭范僕射詩曰平生禮數絶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謔常與虚舟値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原賦魏王粲思友賦曰登城隅之髙觀忽臨下以翺翔

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揚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漭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逶迤實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䰟渺渺兮藏形 增

晉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于琴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氷凄

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遂作賦云將命適于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黄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黄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托運遇于領會兮寄餘命于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絶而

復尋傳駕言其將邁分遂援翰而寫心　又陸機歎逝
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
世人冉冉而行莫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木每
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
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悟雖不悟其可悲心惆
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常痛靈根之夙
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穨瘁慜城闕之邱荒親彌
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

芒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尠歡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居充堂而行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啟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

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指彼日之方除豈兹情之足攬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

原梁江淹傷友賦曰沽然霑衣兮悲哀友之英秀系神緒而作氏胄靈枝而啟冑轢四代而式昌洎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璧如冬雪既華既

潔將似秋月至麗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絶弔蕙若之暫芳惆琬琰之永缺余幼好於斯人乃神交于一顧邈疇年之縺綣窮生平之游遇懷愛重於素辟結分珍於黃金捨一世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固齊術而共徑豈異袖而同襟爾凝情於霜柏我發志於冬桂帶瑶玉而爭光握隋珠而比麗予結誼兮梁門復從官兮朱藩何人徑之亟阻而天道之匪存凋碧玉之神樹銷紫芝之靈根承遠書於江澨結深痛於爾魂

原書梁任昉與沈約書曰范僕射疾遂不救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客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生平之素憑諭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容易遇昉將莅此邦務在遄速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别無益離悲秖增今悵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

悲端　又弔樂永世書曰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皎潔之操曽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淄澠自辨餘息惟存視隂無幾終始之托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宿草易滋傷恨不滅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又劉孝標追荅劉沼書曰劉侯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予者予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

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絶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諱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劒空隴有恨如何　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即接席謂百年可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合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録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

復道哉　唐李嶠答李清河書曰昨自歷亭路還至臨清展一慟於崔氏舉目酸咽良不可任變故幾何氣序遄草舊館荒毀殘蟬悲鳴夫情生于有情之地古人所以登峴山而淚下聽鄰笛而淒涼誠有以也亡友崔生才高位下盛年夭閼同志遽絶絃之傷有識深埋玉之恨其藻緻鮮華姿采秀舉故已久處大府呈諸水鏡可畧言也所未盡者此君幼無怙恃終鮮兄弟有田一廛桑竹靡樹孀姊迈室諸甥侯門移愛敬之慕以奉之假

友悌之歎以臨之貧病為感慨之資羈栖無學植之半
終能抗跡泥滓高步京華交結盡一時之信文章滿談
者之口亦為難矣加以重襟期敦賑施良辰美景故或
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繒紵亦無絶於時所以薄俸
不資於目前孫遺不給於身後古人稱清吏真不可為
者豈徒言哉兄仁及遺替禮縟追賻千古之下凛然獨
高凡百賓寮孰不激節然其懸磬之室所費多端犢業
偃師交質他族淹泊已夕又頻濟施贖莊之餘颯爾復

盡今授衣附及窀穸有期合門嗷嗷靡所控告亡友卒
日惠愛在人吏吒追感道路血泣而簡書是懼賵襚莫
申夫所以惡貪饕而懲貨賄者豈不憑怙作威紊我公
道耶今則異於是積東里之仁既將萬化同盡企西江
之潤方為萬口所懸適足以重仁恩而敦教義也惟兄
實深圖之儻一言辱及羣願獲伸豈惟崔氏獨受其賜
亦二三朋友所佩服焉幸甚

賓主一

增易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又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又曰包有魚不利賓　尚書曰修五禮注吉凶軍賓嘉　洪範曰八政七曰賓　詩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又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又曰爲賓爲客獻酬交錯　又曰序賓以賢　禮記曰賓客主恭　又曰賓禮每進以讓　又曰主人親速客速召也　又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又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

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　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左傳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賓至如歸　又曰周諺曰賓有禮主則擇之　周禮曰太宰以八統馭萬民八曰禮賓　又曰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二曰賓客之式　又曰六職二曰教職以懷賓客懷安也　又曰庖人掌賓客之禽獻注謂獻禽

供賔客　又曰六聯二曰賔客之聯事　又曰六儀二曰賔客之容謂矜莊也　又曰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賔客　又曰八辟二曰議賔之辟賔客有罪先議之　又曰秋官野廬氏掌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注宿息廬之屬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供飲食樹為藩蔽若有賔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榛之有相翔者誅之相翔謂伺候將為盜者　又曰大行人掌大賔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又曰小行人掌邦國賔客之禮籍以待四方

之使者　又曰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儐相傳辭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向之而已　又曰環人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　又曰凡賓客至掌客掌獻飲食享禮眡之餐牢注餐食始至小禮也　又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災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注殺節省其費用也　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　韓文曰魚川泳而鳥

雲飛是賔主之相得也

賔主二

增國語曰單襄公如楚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膳宰不致餼　左傳曰會于王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與王為客若之何使客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三月乃見春申君大悦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矣汗明慨然曰君之賢不如堯臣之能

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于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召門吏為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漢書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　後漢書曰傅賢遷廷尉賢素廉正自掌法官門無私客英雄記曰袁紹居洛陽西北陬不妄通賓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見　三輔決録曰頻陽游殷字季齊初為郡功曹有童子張既者時未知名為郡書佐殷察異之敕

既過家具設賓饌　晉傳曰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
會聞王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　晉書曰嵇喜爲太
僕知厩騶馮陵英俊待以賓客之禮以狀表上　世說
曰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
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
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南史曰謝瞻兄晦爲
宋臺右衛權遇已盛于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時瞻
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退遜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

豈門戶之福耶　唐書曰王毛仲有寵于明皇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宋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又曰李逢吉當國畏裴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人排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崔咸疾其矯舉酒讓度曰丞

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

賓主三

原吹笙　設燎 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左傳諸侯賓至莫設庭燎賓至如歸　就館　壞垣 又曰叔弓如晉晉人曰子姑就館　又曰子產如晉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曰繕垣葺牆以待賓客今吾子壞之其若異客何

增貴賓　上客 上崔道固事見庶母類　親畧劉備屯于樊城諸葛亮見備備以諸生待之備性好結毦時適有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曰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毦而起以上賓之禮待之　浮湛　率素 漢書

陳遵與賓客晝夜呼號酒肉相屬嘗謂張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于子而差樂顧不優耶　晉傳陸納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徐曰明公可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餘瀝溫及賓客歎其率素

過舍　造門　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吉曰長卿久客旅遊不遂可來過我舍于是相如後往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　漢書張揩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

連榻　臥牀　世說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乃連榻而坐羊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耶遂不坐而去　魏志許汜與劉備並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

客主意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所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欲卧百尺樓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惡賓　殘客

上公孫弘事見故人類　梁書張纘字伯緒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去事驃騎　命歌驪駒

漢書大將軍青退歸驃騎去病日貴青門下客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去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徵為博士既至諸博士持酒肉勞之博士江公心嫉式命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狗曲也式曰恥為豎子所辱遂免歸

東道主　西都賓

左傳鄭伯謂秦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西

都賦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

雲聚禹廷　**星占荀里** 尚書大傳舜為賓客禹為主人于是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下陳寔詣荀淑事見父子類

投刺攝齊

拂筵整帶 蘇州志通賢橋東有吳丞相顧雍宅自雍至孟名著四代常居此宅門無雜客投刺攝齊者皆一時英俊　南史孔休源到都寓于少府孔登宅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以為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待休源及至令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

食分三客　**名重五侯** 列士傳孟嘗君食客三千人所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馮煖經冬無袴面有飢色願得上厨　漢書樓護字君卿為人短小精辯聽之者皆竦然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

主客相

忘

賓朋分校 襄陽記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司馬德操甞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南史何思澄字元靜少勤學工文重交結入華林園撰遍畧分書與諸賓朋校定

北道主人　東門嘉客 後漢書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于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　郭子桓大司馬病篤謝公省病從東門入桓遥矚而歎曰吾門中久不復見如此客

門無雜客　座有嘉賓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人閑黙寡言善吟諷獨酌園庭以自適居負南郭時策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見過不過一兩人　梁書何敬容為尚書令左丞參掌佐史以妾弟事免職後起加侍中賓客門生喧譁如故冀其復用

會稽謝郁致書戒之

康衛長者　涿郡中郎　尹文子康衛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嗟賓容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人以寔對于是毀之賓客復往　蜀志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先主至荆州雍與麋竺孫乾共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

窗中窺客　門下延賓　列女傳漢中楊子拒妻字大英子仲珍有高名常請客母戚為供具從窗中窺客罷讓之曰吾視汝所交皆不及己此自損之道也後歲餘復請客皆者德秀士母覩之喜曰無憂矣　晉傳王雅既貴幸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雅善應接傾心禮之

玳簪珠履　紫轂緇軿　史記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黄歇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誇楚為玳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三千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後漢書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歸

附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紫轂緇軿填接巷陌

盈門數千客　史記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作書二十篇　天中記尸子晉人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未嘗不與佼規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言道德仁義之記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館賓辟為官屬

館以下僚　漢書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館舍儲偫　南史謝方明為會稽太守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内靈運謂方明曰長瑜當今仲宣而館以下賓之食尊既不能貴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

欲陪太祝

將愧龍圖　聞見錄富鄭公之父甚貧客呂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有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供給

甚厚後鄭公果兩入相云 世説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兆而滕方年少往往潛出狎遊縱飲范公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覩以俟意將愧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滕畧無慚愧長揖問曰公所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走入

高曠愛才 懸懃警客

青瑣集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墻出娼家公知之作種竹詩以警之曰懸懃洗滌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墻客自愧作詩曰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為枝狂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 世説錢文僖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于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厨傅歌妓至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

豹隱名堂 雁聲寄詠

宋趙平叔客漣水軍郡守召至門下數年

平叔以館職守漣水後守以所居為豹隱堂石曼卿有詩云熊飛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蔚然只在立談間　王竒謀有聲塲屋為李文定客文定薨章聖臨奠屏間有詩云雁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愛之即召見占對稱旨特許赴殿試謝詩云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賓主四

增賓以特牲　左傳賓以特牲晉悼公救災之道

原趙孟為客　左傳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注座所尊也趙武謚文子

臧紇為客　左傳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以為上客　漢書蒯通見曹相國曰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以為上客

增將軍揖客　漢書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為

皇后雖没顯與亢禮或說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不可以不拜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顯

自安舊節 又曰成都侯王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惟樓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惟護獨東向正坐

質疑問事 又曰張竦免官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經書而已

君嗣疲 蜀志張裔字君嗣為諸葛亮長史北詣亮諮事送車數百輛與親故書曰晝夜接賓客人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辟後聽之 世說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大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此客逼人 晉書謝安弱冠詣王濛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

有此客不世說謝安詣桓温温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頗嘗見我有此客不

此客嗷名又曰右軍詣晉簡文顧語孫興公曰此嗷名客簡文曰天下自有利齒兒 不

衣自煖齊書謝超宗坐公事免詣公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

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横出太祖對之甚欣拔為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黄門郎 芳林十栝

摭言郭薰者與丞相于都尉向為硯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復綰財賦薰不能避譏嫌而樂為夜半客咸通中薰

及沈雲翔等十人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栝芳林門名由此入内故也 廊廟之人閒見録薛

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館于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曰范君廊廟人也後簡肅還朝載蜀公以

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産不及道吾歸得一偉人耳 自題容舍乘纂蔣欽

緒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耶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

賔主五

原賦魏陳思王曹植娛賔賦曰遂衍賔而高會兮丹幃曄以四張辨中廚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妙說兮飛翰墨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兮總聖賢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徳芬芳其若蘭揚仁徳於白屋兮踰周公之棄粲聽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肴乾

增書梁謝郁戒何敬容書曰君侯已得瞻望多士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慚甚休甚休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絶賓客獨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人人所以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恵懐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君侯豈能鑒焉　唐李嶠上髙長丈書曽越嚴序敬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駿明無撤噐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乏處囊之地

增論漢王符潛夫論曰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隙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昔魏其之客流于武安長平之吏移于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客猶若此況乎生貧賤者哉

唐李德裕賓客論曰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

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惟周公則可蓋稟上聖之資邪不能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禄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心腹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黄白未害

為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疎濶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下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閤以延接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幾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惟有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

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邱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亦何益於謀議哉況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游相門與秉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

相往来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絶賓客則朝廷靜矣

好客一

增史記曰鄒衍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趙平原君側行襒席適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師之　又曰魏有隱士侯

羸為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座不讓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晉書曰阮籍云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 漢書曰灌夫謂田蚡曰將軍幸喜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 南史曰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與其宴者號龍門游

好客二 賓客謁見附

原置驛 **開閤** 史記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沐常置驛長安四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戒門下客至亡貴賤無留門執賓主之禮以貴下人 白帖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閤延賓客公孫賀劉屈氂壞為馬厩奴婢室也

倒屣迎 **投轄飲** 後漢書蔡邕倒屣迎王粲 漢書陳遵與人大飲酒賓客滿座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出

遺鯉魚 **有車馬**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古詩門有車馬客

歌魚 **登龍** 戰國策馮驩在孟嘗君門下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聞之乃與魚 後漢書李膺風裁高峻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增率素 **豐華** 上陸納事見前賓客類 世説羊曼拜丹陽尹客來

早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以固之豐華不及曼之真率　連榻坐客　掃徑接賓上杜預事見賓主類　天寶遺事王仁裕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掃雪開徑迎接賓客至所居處宴飲謂之煖寒會　弟兄劇飲　賓從獻酬合璧事類陽城拜諫議大夫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　南史羊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惟飾臺池　喜延賓客唐書牛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娛樂　新唐書畢埛喜賓客未嘗以有無計　合五侯鯖　為十人饌西京雜記漢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樓護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傳五侯鯖　宋書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　泛江置酒

至府設筵南史孫瑒字德璉頗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賓客塡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國史補德宗非時拜吳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任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辦

使其食客目為豪友史記呂不韋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食客人人著其所聞集論曰呂氏春秋　天寶遺事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延納四方名士競相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門下科塲文士亦集于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

原捧銅盤而盟平原之賓二十躡珠履而會春申之客三千綱鑑毛遂在十九人末與楚王盟後

呼十九人上盟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遂為上客　下春申君事見前　賓客謁見

屣履　命駕世說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有貨得雁門太守者謁規卧不起有頃白王符在門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南史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夕作名刺一束晩便命駕朝賢無不與狎有人方之樓護欣然當之投晩還家所齎名刺必盡　禰衡懷刺　彭羕登牀本傳禰衡來游許下陰懷一刺既無所適刺字遂滅　蜀志彭羕見龎統統非羕故舊又值有賓客羕徑上統牀卧曰須賓客罷與卿談賓罷請食然後語統大奇之

好容三

原一沐三握綱鑑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三分二供白帖

管仲念國用三分二在賓客注謂二以供賓客也一在國

猶以禮交之 史記魏公子信陵君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讓之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漿酒藿肉 鮑宣傳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

恒滿坐 後漢書孔融為大中大夫性寛少忌誘掖後進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開門待客 華陽國志任熙字伯遠開門待賓容朝無少長必有供膳

肉山酒海 見曹植與吳質書

中厨豐膳 見曹植娱賓賦

終宴不疲 見曹植公讌詩

周覽不倦 吳志諸葛融每延賓高會輒問賓容所能乃合榻促席逐對博弈或樗蒱投壺弓彈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覽不倦也

座無空席 晉書王渾為樂安將軍鎮壽陽時關人新附渾撫循羇旅虛懷接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謁士皆悦附焉

開筵以待 又曰車胤字武子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温在荆州取為從事胤既博學多聞又善于激賞當時每有盛坐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游集之日開筵以待之也

別陳異饌 周書長孫澄字士亮操履清約家無餘財惟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常恐座客請歸每敕中厨別進異饌留之

薄待賓客居家

拂坐 世說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南史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席去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麥飯葱菜 濁酒素箏 後漢書井丹字大春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皆好賓客更請丹不至新息侯陰就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而至侯故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却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 世

說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濁酒素箏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內厨外膳　**粟飯菜葅** 上公孫弘事見前故人類

宋書宗慤孝建中廢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惟設麥飯菜葅謂客曰宗軍人慣啖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慤長史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謝賓客　**原翟尉署門**　**屈氂壞閣** 漢書翟公為廷尉賓客交集後免門可張雀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至翟公乃署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詳上開閣

主父無入　**將軍不招** 史記主父偃為齊相至齊散五百金與昆弟賓客數之曰我貧時昆弟不能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與諸君絕矣無復

入偃之門　漢書蘇建責大將軍衛青不招賢青曰招
賢絀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職而已何招士大夫哉

增門客盡衰　座賓復至　漢書灌夫家居賓客益衰
及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而去　史記廉頗失勢客盡
去及後用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
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進
無勢則去此固其理又何怨焉

秦王下令　徵士題詞　通鑑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行且上書秦乃除
逐客之令　陶淵明歸去來辭請息交以絶游

戒勿脩殺　自甘居野　東觀漢記崔瑗好士愛賓客盛
脩殺膳殫盡滋味或言其太奢
瑗聞之怨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
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為諸子所嗤也
唐書蕭俛位宰相性簡潔以聲利為汙既老家於洛崴
時賓客請見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

謝勿與道　避不出見合璧尉遲恭晚節謝賓客不與道　李景懷本傳景懷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泌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出見

好客四

增詩魏曹植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渌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又王粲公讌詩曰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徹蒸暑清雲却

炎暉髙卧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青酒盈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懽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增書魏曹植與吴質書曰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飲㢡日其於别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

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為肉傾北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四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五

人部十四 美丈夫 醜丈夫 美婦人

美丈夫一

原爾雅曰美士為彥暀暀皇皇穆穆美也 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 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 詩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又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

蹌兮射則臧兮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又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家語曰息土之人美　彙苑曰風儀與秋日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

美丈夫二

增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左傳曰陳武子白晳而鬒宋公子鮑美而艷　漢書曰張蒼肥白如瓠　又曰直不疑狀貌甚美　又曰

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又曰車千秋姓田長
八尺餘體貌甚麗　又曰霍光白晳踈眉目美鬚髯
後漢書曰馬援眉目若畫　又曰陸閎字子春姿容如
玉威儀秀異光武常登臺見而偉之歎南方故多佳人
又曰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封小子侯每與朝會容
姿趨走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
此人特賜輿馬衣服　東觀漢記曰杜詩薦伏湛曰儀
貌堂堂國之輝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原　吳書曰孫

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　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　又曰孫韶字公禮身長八尺儀貌都雅　又曰呂範汝南人有容色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範所親謂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典略曰荀彧字文若為人美偉折節下士坐不累席　又曰李宣國如玉山之將摧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絶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日與熱湯餅既啖大汗隨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增

世說曰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巖巖如孤松之特立其醉也傀俄如玉山之將崩　晉書曰王戎常目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自是風塵外物　又曰王戎幼頴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裴令公容儀俊爽時人皆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原又曰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

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　又曰庾公道王尼非惟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又曰王劭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又曰潘安仁至美每行于道羣嫗以果擲之常盈車　又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常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郎耶甞帽破入市買之羣嫗悅之爭遺之帽　世說曰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来何其軒軒韶舉　晉書曰謝尚

論中朝人物杜乂膚清衛叔寳神清　增世説曰陶隱居
宏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耳雖在
朱門閉形不交外物　又曰王景文風姿為一時之冠袁
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悦乃餔啜亦復可觀　宋書曰
謝莊字希逸美容儀善談論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生玉
豈虚也哉　南齊書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
彧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　北齊書曰李繪字恭
文儀貌端偉河間邢晏即繪第五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髙

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梁書曰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身長八尺美容貌武帝布衣時見之曰王茂堂堂如此必為公輔之器　陳書曰謝哲字顥豫陳郡陽夏人美風儀舉止醖藉襟情朗然為士君子所重　又曰宜都王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弱狀似婦人　前趙録曰游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佳公子也

後趙録曰張謐美姿容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

曰冀州多名童故不虚也　隋書曰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于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重儒素有若成人　又曰元善洛陽人風流醖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　唐書曰盧承慶美姿儀博學有才幹　又曰張知謇儀質瑰瑋眉目踈朗曉暢理文而清介自守故公卿爭進之　又曰嚴挺之姿質軒秀　又曰元宗令左右求堪為王府長史者姜皎薦源乾曜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清氣爽對

荅皆有倫序上甚悅拜少府少監邠王長史　又曰張鎬儀狀瑰瑋　又曰韋斌容止嚴峭　又曰趙昶神采軒異　五代史曰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氣貌甚偉綱鑑曰李沆嘗侍曲宴帝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又曰呂端氣量寛恕知大體帝深重之以端姿儀瓌大宫庭陛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焉　元史曰趙孟頫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映殿庭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美丈夫三

增兩玉　雙珠

南史宋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漆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不謂一時頓有兩玉人也　又曰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改容　延首

山堂肆考裴瓚風神高邁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　宋書褚太宰淵美儀觀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人以方何平叔

原漢相　田郎

漢書王商體甚鴻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仰視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真漢相　又曰田鳳為郎貌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增玉舉　珠庭

世說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琮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唐書李絳為華州刺史見李珏歎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

高嚴　閑美 孔帖劉伯芻風度高嚴　唐書李藩姿制閑美

風寓　姿儀 又曰揚炎美鬚眉峻風寓肅宗即其家拜散騎常侍號元靜先生　孔帖呂元膺姿儀瓌秀

九龍　五子 北齊書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也生九子竝風流藴藉世號王氏九龍　又曰劉禕五子竝有志行為世所稱瑨字祖玉聰明機悟美姿儀為其舅北海王昕所愛曰可謂珠玉在前覺我形穢

原乘羊車　執麈尾 衛玠別傳玠在鄴鄴中來羊車于洛陽市舉市皆曰誰家璧人　世說王夷甫美容貌常執玉柄麈尾與手一色總無分別

增奇風度　美容儀 唐書李嗣真常引工展器于庭后奇其風度應對名相王府參軍閻元靜圖之　孔帖資抗體弱美容儀

稱觀音　號菩薩 北夢瑣言蔣凝侍郎

有人物人稱為水月觀音　語林薛調李瓚同年進士
調美姿貌人號為生菩薩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
自任一日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
調為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昌若薛調
乎

原夏潘連璧　甥舅映珠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
容貌常同行人謂之連
璧　晉書王武子衛玠之舅也語人曰昨與吾外甥並
坐烱然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後卒人謂看殺
衛
玠

班伯甚麗　何晏絕美　漢書曰班伯少受詩于師
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
學名見伯于殿上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　何
晏別傳晏年方七八歲慧心天悟容貌絕美出遊行觀
者盈路咸謂
神仙之類

陳平冠玉　董偃賣珠　漢書陳平美如
冠玉　又曰董
偃始與母賣珠為業偃年十三隨母入平
陽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養之號董君

得葛無恨

窺宋未許 異苑鄢陽陳忠女名豊鄰人葛勃有美姿豊與村中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婚如葛勃無所恨也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然此女登牆三年窺臣臣至今未許

懸珠編貝　點漆凝脂 史記東方朔曰臣年二十有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語林王右軍目杜宏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宏治杜乂字

龍章鳳姿　瑤林瓊樹 嵇康別傳康長七尺八寸好容色雖不自修飾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下王衍事見一

增狀如好女　貌若婦人 史記太史公曰余以為留侯其人必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梁陳子高會稽山陰人世微賤織履為業侯景之亂子高從父于都下年

方十六尚總角容貌豔麗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見者靡不嘖嘖嗟異

日月入懷　**琳琅**

觸目　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又曰有人詣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紫芝眉宇　**玉笋風標**　唐書元德秀字紫芝房琯每見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山堂肆考唐蔣凝美風標號玉笋班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

容儀高邁　**風神峻整**　晉書裴楷容儀高邁時謂之玉人　唐書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精神爽秀　**姿容雄偉**　五代史蘇逢吉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逢吉嘗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名見逢吉精神爽秀帝憐之乃以為判官又曰閩王審知為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

宜相天子　**特**

授丞郎　唐書蕭至忠出為晉州刺史治有名黜啜遣大臣来朝見至忠風采遂廵畏俯謂人曰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　後漢書徐防字謁卿沛國人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授尚書郎

過門整衣　傳元傳元子蒯躬字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畏之有過其門者皆整衣改容

脫冠麤服　三國典略裴叔則有雋采容儀脫冠覌粗服亂頭皆好

擢為第一　舉以無雙　漢書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名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晉書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燕趙奇士　荊楚仙人　漢書江充名見太乙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許之充魁岸容貌甚壯上望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宋書龔祈字盖道漢壽人也姿貌端雅容止可

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

進止詳華　姿表瓌傑　孔帖温彥博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　唐書温造姿表瓌傑

兩登廊廟　四退邱園　北夢瑣言趙逢仕唐及梁卒于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縉紳仰之

蒹葭倚玉樹　野鶴在鷄羣　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又曰嵇紹字延祖康之子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鷄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軒軒若朝霞　濯濯如春柳　又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若朝霞舉　又曰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美丈夫四

增美秀而文左傳子太叔美秀而文　狀貌異人後漢書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逃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貌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宗室顏淵吳志孫桓儀容端正聰明博學能論議應對孫權常稱為宗室顏淵　酒肆益樽晉書王夷甫嘗與交遊詣酒家飲觀者如市酒家益樽饋食以延留之　手縈世說潘岳妙有姿容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縈之　身披鶴氅晉書王恭美姿儀嘗披鶴氅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質等珪璧宋紀宋明帝諱彧姿貌豐潔與珪璧等質　風流可愛齊書劉悛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狀若絲縷武帝植于太昌靈和殿前嘗嗟玩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　更生風采南齊書庾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外國使兼侍

中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坐曰杲之為蟬冕所照更生風采

畫像賜之 梁儒林傳伏曼容字公儀宋明帝好周易集羣臣于清暑殿曼容素美風采執經侍論帝每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嵇叔夜像以賜之

稱二天人 北史崔子約長八尺餘姿神儁異武定中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每退朝久立子約憑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沙門竊窺以為二天人也

屬目 唐書高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縉紳皆屬以目

儀止秀偉 又曰武后名張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嘉貞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庭天顏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詔上簾引見拜監察御史

風儀秀整 語林唐明皇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于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風度凝遠 唐書宋璟風度凝遠

人莫測其量

朝廷羽儀 舊唐書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賞歎之嘗謂揆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人稱為三絕

神觀爽邁 唐書裴度退然才中人而神觀爽邁

玉而冠者 唐崔琯傳崔滄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

秀眉美鬚 孔帖楊元琰秀眉美鬚髯

端凝若植 唐書馮定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奏開元霓裳羽衣舞奏以雲韶肄于庭定部諸工立廡間端凝若植帝異之

風貌之美 北夢瑣言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政於孔目吏遇閒日以伎樂自隨宴于江瀆都人士女懷擲果之思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紗巾之角以異于衆也

望而慕之 唐書崔鄲姿儀秀偉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

儀幹秀偉 彙苑楊慎矜慎餘慎名兄弟儀幹皆

秀偉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何不使我少體耶世哀其言

清粹端美 北夢瑣言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除山北節度京師咸重之

神清韻遠 唐書孔季詡永昌初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

容止端秀 五代史裴皥出于名家容止端秀

嬖幸錫馬

釣魚 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泣下王曰何為泣對曰臣之始得魚也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矣今臣得拂枕席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于王則褰裳涉者衆矣臣猶前魚亦將棄矣能無泣乎王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柔曼 **怨曠** 漢書贊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

有男色焉　晉志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絶多生怨曠

遺美于虞　有寵于衛　戰國策獻公欲伐虞而憚宫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宫之奇宫之奇諫而不聽遂亡去因而伐虞取之破老言破其老成人使之雖有言而不用也　彌子瑕有寵于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母病其人夜告彌子遂矯駕君車以出公聞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異日與公遊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公公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

寵固安陵　途經江夏　楚策安陵君以顏色美壯得幸于楚共王江乙曰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願君必從死以身為殉南史蕭韶字德茂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後為郢州刺史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

清油幕下引信入安坐信別榻信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践蹋觽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時賔客滿坐韶甚慙恥

死生窂穽　通達楷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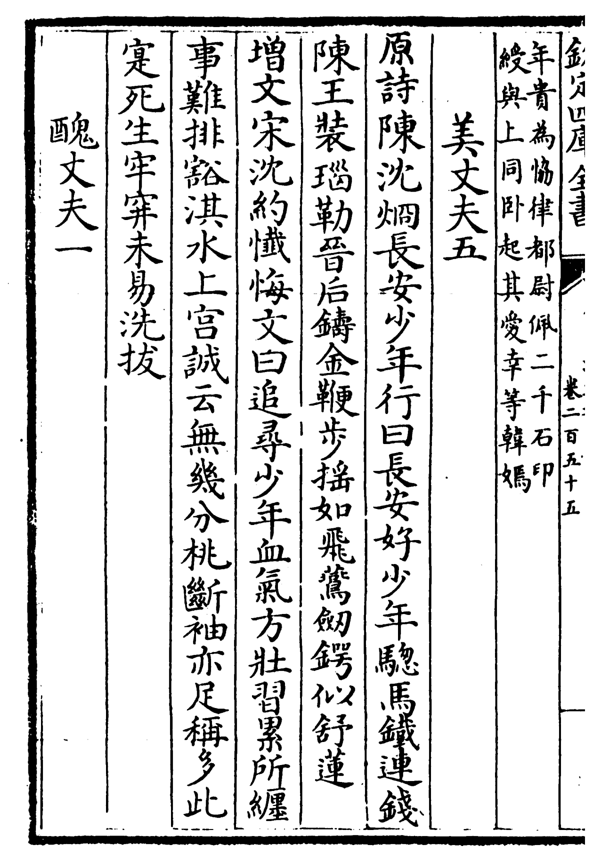
上見沈約懺悔文　下見王義方彈李義府疏

賜之玉柙　遺以錦袍

漢書哀帝寵董賢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之　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後沖進逼長安堅遣以錦袍曰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一朝忽為此變

賞擬鄧通　愛同韓嫣

漢書韓嫣字王孫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及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共臥起　又曰李延年中山人女弟得幸于上號李夫人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由是延



年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同卧起其愛幸等韓嫣

美丈夫五

原詩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陳王裝瑙勒晉后鑄金鞭步摇如飛鷰劒鍔似舒蓮

增文宋沈約懺悔文曰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宫誠云無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寔死生牢穽未易洗拔

醜丈夫一

原釋名曰醜臭也穢也　增說文曰醜音蚩酉反可惡也　廣雅曰仳倠媸嫫𡢋𡡉䫇䫉頦嗚臛頦䫇䫏醜也仳臭之反倠火遺反嫫音陪𡢋音臺䫇蒲比反𡡉茬大反臛音住頦古來反䫇音骨䫏音欺　尚書洪範曰六極五曰惡孔安國曰醜陋也　詩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又曰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又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又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家語曰耗土之人醜　莊子曰厲人夜半生子其父取火視之恐其似已也厲人醜人也　辨命論曰㖟嗚𡿏頷

形之異也哆噅口張不正

醜丈夫二

原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取妻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發蒙記曰醜男駿䮾

增廣宏明集法琳曰陽文與駿䮾爭麗孟陬與隴廉競妍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吕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重天下　史記曰澹臺滅明狀甚惡

新序曰齊有田巴先生行修于外王聞其賢聘之將

問政焉先生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姣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姣過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姣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姣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漢書曰蚡為人貌寢而貴　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汝南人姿貌短陋而博學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年十七往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通侻不甚重也　晉

書曰左思貌陋而口訥　前趙録曰郭氾字子遊上郡人父士為縣卒同郡巫遇一女子于路巫曰此女當生貴子君亦有貴子可納之當與君門士納之生氾長不滿七尺醜極當時朴訥無慧亦為縣卒感憤游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喜之曰此生有公骨必當貴達
前秦録曰徐成純直亮素為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　車頻秦書曰苻堅六歲戲于路司隷徐統見而異之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戲不畏縛耶曰吏縛犯

事者不縛小兒戲統語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左右曰此兒相面甚醜君以為相貴何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　唐書曰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　孔帖曰陳子昂貌柔野少威儀

唐書曰盧杞秉政無學術　么醜楊炎薄之　又曰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鳯翔帝擇人以代杞曰陛下必以臣容貌蕞陋不為三軍所信

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乃以鎰為鳳翔節度使　孔帖曰王伾貌蕞陋　又曰陸羽貌侻陋　又曰封常清素瘠又足跛高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怒曰以貌取士失之子羽公其念之　又曰五代桑維翰為人醜怪

醜丈夫三

原銳頭　短足劉謐之龐郎賦其頭也則中骼而上下銳額平而承枕四起　崔鴻前秦錄苻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頭大而足短故軍中稱為大頭龍驤　歛頤　椎額

周斐汝南先賢傳周燮字彦祖欽頤折頞醜甚母欲不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于人與我宗者必此兒也遂舉之　呂氏春秋陳有惡人曰郭治犨眉椎顙色如漆也

增　足攣　脣缺

孔帖盧照鄰客龍門生疾甚足攣一手又廢　山堂肆考唐方干字雄飛脣缺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舉不第遂隱鑑湖數十年遇醫補脣年已老矣人號曰補脣先生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作令譏李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半臂著襴未見口脣開袴一座大笑

革帶　縞冠

齊書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謂曰革帶太緩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　呂氏春秋列精子高德行于齊湣王所敬著布衣白縞冠會朝步堂下謂侍者曰我好醜何如侍者曰公鹽出而窺井歎曰惡丈夫也人之阿齊王寔不良而言

良亦我之侍者也

梁狗　陸犀

梁冀別傳子嗣為河南尹嗣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　南史恩倖傳陸驗為少府丞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献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以驗為生犀

捉刀　飾帶

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見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荅曰魏王雖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真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下田巴先生事見二

蕭啞　李儜

齊書蕭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啞剛狠專執羣小畏而憎之　唐書李輔國貌儜陋

射雉　驅驢

上賈大夫事見二　唐書蘊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調隋大業中為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何類驅驢世長再拜鳴呼以手據地感頂敗面為驅驢之狀羣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

狗

面

麞頭 裴景泰書符朗堅從兄初過江王忱與兄國寶詣之沙門法汰問曰是王吏部兄弟乎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及一人面狗心者是耶蓋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 唐李揆傳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乃不見用麞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

面狹長

貌踈瘦 後梁書宋如周為度支尚書面狹長孝宣嘗戲之曰卿何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蔡太保知其旨笑謂之曰卿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經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宋王欽若貌踈瘦舉止山野復贅于頸常以文謁錢希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錢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

陋貌國公

黒面僕射 唐書李輔國本名靜忠材小貌陋頗知書記高力士見之牧在左右與諸奴為伍年四十餘為小官掌廄中文帳後封成國公

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時人稱為黑面僕射　北史後魏廣陵侯衍弟欽中書監尚書右僕

原支離隱頤　夏禹長頸　莊子支離疏者頤隱于臍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也　尸子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矣天下獨貴之

睅目佐宋　蹙頞相秦　左傳華元睅其目皤其腹注睅睛大皤腹大　史記蔡澤雕顏蹙齃鼻蹙也蔡澤為秦相

增伯倫之形不妨賢士　承宮之狀難示遠人　梁祚魏國統文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肆意放蕩嘗以宇宙為狹云　後漢書承宮名播匈奴時單于求見宮宮曰臣貌甚陋不可以示遠人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醜丈夫四

原不颺左傳晉叔向適鄭鬷蔑惡而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然明也下執其手以上謂曰今夫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其失子矣遂如故交注不颺顏貌不揚顯也

黑而上僂左傳豎牛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

長而上僂又曰陳豹長而上僂

惡駭天下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丈夫之與處者思不能去也婦人之請於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

子羔貌惡家語高柴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知名孔子之門仕為郕宰

失之子羽史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才薄既而受業名振諸侯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增舉帷搏手呂氏春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公子光光見之而惡其貌辭之子胥曰願令公子坐於堂上

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許之子胥説之半光帷摶其手而與之坐説畢王子光大悦按吳王王僚也

出宰臨淄　孔叢子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為臨淄宰稱管穆馬王曰管穆容貌醜陋民不敬之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稱其能也君不聞晏子乎長不滿六尺面貌醜惡齊王上下莫不崇焉以穆體形方之猶賢遠矣王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刷頭飾服　司馬徽别傳劉琮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之徽鋤園左右問司馬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問者駡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妄稱耶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醜而嗜酒　魏志管輅容貌醜而嗜酒無威儀

瓦礫盈車　語林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礫投之盈車

羣嫗唾之　世説左太沖絶醜亦效潘岳遨游于是羣嫗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奴僕之下　晉書孫秀子會尚河東公主形醜貌短小奴僕之下者

不堪隊主 宋書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及明帝之時攸之以中領軍封公遵考為光禄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以實對帝大笑

獮猴衣帽 北齊書宋游道使氣黨俠時人語曰游道獮猴面陸操蝌蚪形意識不関貌何為醜者必無情李構嘗因游道會所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獮猴衣帽也將與構絶構謝之豁然如舊

形容短陋 孫嚴宋書桓護之字彦宗少倜儻不拘小節形容短陋而氣幹强果人以此重之

麒麟閣獮猴 舊唐書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令麒麟閣上畫此一獮猴

先觀妍醜 胡訥見聞録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畫像觀其妍醜然後延入廖克順面青江南謂之廖黙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

貌醜而

文唐書盧携貌不揚嘗以文上尚書韋宙韋氏子弟輙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不可忽也

黑色胡鬚五代史慕容彥超吐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鬚號閻崑崙

芫荽去黑宋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黚用芫荽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黚也呂曰芫荽亦能去黚公笑曰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予何

醜丈夫五

增賦魏繁欽三胡賦曰莎車則黃目深眼圓耳狹頤康居則焦頭折頞高輔陷面眼無黑眸頰無餘肉罽賓則面象炙蝟頂如持囊隅目赤眥洞頞傾鼻　朱彥時黑

兒賦曰世有非常人寔維彼元士稟之至緇色内外皆相似臥如驪牛眠立如烏牛峙忽如鸜鵒鬬樂似鸕鷀喜

美婦人一

增方言曰釥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釥或謂嫽其通語也又娃婧窕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婧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窕故吳有館娃宮秦有𥝍娥臺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或謂之姣

趙衛燕代之間曰姝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美狀為窕美色為豔美心為窈奕偞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偞宋衛曰偞又陳楚汝潁之間謂之奕

又曰娥嬴好也秦曰娥宋謂之嬴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嵴之間謂之媌或謂之姣趙魏燕岱之間曰姝或曰妦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故都曰忓

說文曰姕好也詩曰靜女其姕秦晉之間曰娙娥

服虔通俗文曰容麗曰媌形美曰婧容媚曰婠南楚

以好為娃肌骨弱柔曰婐娜頰姸美曰嫵媚容貌曰嬫
何承天纂文曰孚瑜美色也　周易曰冶容誨淫
原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碩人其頎衣錦褧
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增又曰豔妻煽方處　又曰彼
美淑姬可與晤歌　又曰有女同車顏如蕣華　又曰
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又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

女如雲　禮記曰婦容不專于色　莊子曰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楚辭曰姱容修態絚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容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蘿山子曰麗色藏鴆

諺曰美人入室惡人之仇

美婦人二

增左傳曰昔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夔娶之遂不嗣焉　原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

意溝洫則玉女敬養　史記曰紂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釋西伯而歸　拾遺記曰周成王時因祇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士二人善于工巧體貌輕潔被纎羅雜繍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襟帶恐飄颻不能自止善織五色絲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甚好獻二女于天子以為嬖人赤烏美人之地　左傳曰宋孔嘉父之妻美宋華督父見之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公羊

傳曰郲婁顔夫人有國色　莊子曰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潛鳥見之高飛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倛則見者走易以元錫則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姱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佳者西施陽文也　增拾遺記曰越王貢西施鄭旦于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竝坐理鏡靚粧于珠幌之内若雙鸞之在煙霧沚水之漾芙蕖越兵入國吳王抱二女以

逃吳苑越軍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

國語曰恭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今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三年王滅密　成公英疏曰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之女也　戰國策曰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為陰姬乃見趙王曰臣聞趙佳麗之所出也今殊無美者臣

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其眉目準頞權衡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非諸侯姬也趙王大悦欲請之司馬喜歸謂中山君曰趙王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為后以絶趙王之意中山君遂立為后　又曰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　又曰魯君舉觴于梁惠王曰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　説苑曰齊王建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君常苦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書畫去家日久思

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嘻笑旁人見之以白王王即設
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
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憧惶聽許　史記曰尹夫人
邢夫人同時竝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願
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
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覩其形狀不足以
當人主有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
真是矣于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漢武故

事曰帝起明光宫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宫美人可有七八十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施粉白黛黑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弱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悦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作美人賦以自刺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悦之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為皇后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

啼糚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也　拾遺記曰蜀先主甘后沛人里中相者曰此女後貴極宮掖及年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置后白綾帳中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后與玉人齊色嬖者非惟嫉后亦妒玉人后乃誡上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可以妖玩經懷也上乃徹玉人衆嬖皆退當時以甘后為神智婦人　魏畧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

姑及鄰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文帝入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為迎娶焉　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年十七容貌絶世時帝選良家子入宮靈芸别父母欷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玉唾壺承淚壺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矣帝改靈芸之名曰夜来夜来妙于鍼工雖深處

帷幄之中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来縫製帝則不服宫中號為鍼神　古今注曰魏文帝宫人絶所愛幸者有莫瓊樹薛夜来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置蟬鬢縹緲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来善為衣裳一時冠絶　拾遺記曰吳主潘夫人坐法輸入織室容態少儔江東絶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曰神女敬而逺之有司陳于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慼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之以

進吴主見而喜悦以琥珀如意撫案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況在歡樂乃以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宫又曰孫亮作瑠璃屏風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寵四姫同坐皆振古絶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潔華四名洛珍　鄴中記曰陳逵妹才色甚美髪長七尺石季龍以為夫人　俗説曰宋禕是石崇妓緑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宫　陳書吴興志曰梁吴興蘇氏女嘗于霅溪西南岸遇道士以小龜遺之光彩五

色曰三年有徵蘇適章景明生女名要兒為陳霸先后因名其地曰貴涇浦其中生重臺蓮花識者曰主出美人後果生后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竝紅白　陳書曰陳后主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鑒性聰慧有神彩進止閒雅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

天中記曰天寳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豔態者名花鳥使主宴　道山清話曰李後主宫嬪窅娘纖麗善

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纒足令纎小作新月狀著素韈於蓮中回旋有凌雲態齊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窅娘作也　南唐書曰後主保儀黄氏容態華麗冠絶當世顧眄嚬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于天性　後山詩話曰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詞百首　采石瓜州斃亮記曰完顔亮侍寢妃祀不如者長安貧家女慧麗專亮寵凡打毬縱獵出入

無不從亮死亦被殺

美婦人三

原弄玉　飛瓊 劉向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夫婦共樓居一朝隨鳳飛去　漢武內傳西王母乘紫雲之輦履元瓊之舄下輦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雲和之簧

南威　西子 戰國策晉文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　曹植扇賦情駘蕩而外得心悅豫而內安增吳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

巫峽　洛川 山海經丹山西即巫山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謂黃帝之季女曰瑤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　曹植洛神賦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

青琴　絳樹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絶殊離俗冶閑都麗靚粧刻飾　魏文帝與繁欽書今之妙舞莫巧于絳樹清歌莫激于宋臘

含睇　懷芳　楚詞既含睇兮又宜笑　下見傅元詩

捧心　伐性　吳越春秋西施捧心而顰　七發皓齒蛾眉伐性之斧

增二靳　六劉　晉書載記劉聰如中護軍靳準第遂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　載記列女傳劉聰使大鴻臚李宏拜太保劉殷二女為左右貴嬪長曰英字麗芳次曰娥字麗華又納殷孫女四人為貴人謂宏曰此女輩皆姿色絶世女德冠時且太保于朕寔自不同宏曰太保裔自有周與聖源寔別聰大悅于是六劉之寵傾于後宮

玉女　瓊仙　幽明錄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常與帝圍棊相娛女手

姿端正帝寀悅乃逼之玉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　五國故事南漢劉鋹才人名盧瓊仙

療飢　**解語**　南部煙花錄隋煬帝每視御女吳絳仙謂內侍曰古人謂秀色可餐若絳仙者可以療飢矣　詩話太液池千葉蓮開明皇指妃子曰何如此解語花耶

吐石華　**垂玉筯**　飛燕外傳后與其妹合德坐誤吐妹袖合德曰姊吐染人紺碧正似石上華假令上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乃號石華廣袖　六帖魏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筯

翠翰眉　陸機豔歌行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解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

蟬翼鬢　下莫瓊樹事見二

束素腰　**橫波目**　宋玉登徒子賦臣東家之女眉如翠羽腰如束素　傅毅舞賦眉連娟以爭綂目流睇以橫波

處以椒房　**貯之金屋**　上西施事見二　漢武故事武帝數

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主指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曰阿嬌好否笑對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公主大悅遂成婚焉

忘犁忘鋤　傾城傾國事見五上羅敷

下李夫人事見前

弗御鉛華　不施脂粉　曹植洛神賦芳澤無加鉛華弗御

楊妃外傳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笑談謔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同日拜命虢國嘗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云

苕琬華琰　輕鳳飛鸞

竹書記年曰桀伐珉山獻二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脩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不汗體上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聲發如鸞鳳之音及觀于庭際舞態豔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藏之金屋寶帳蓋

恐風日所侵故也宮人語曰寶蓋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漢殿麗娟 丹山瑶婦

上瑶姬事見前 鷂跖集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長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于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甞以衣帶繫麗娟之袂閉于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

傳粉燎香 吞刀吐火

飛燕外傳趙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甞私語樊嬺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 晉書夏統從父祀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鼓有國色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吞刀吐火統破藩走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蝃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節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被髮而卧不復言

長袖修裾

丹泉華幄上周成王事見二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幄幬飲以瑞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也

夢遊巫峽　形畫漢宮上見後高唐賦世記曰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畫披圖召之衆皆賂畫工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茍求工遂醜圖之終身不得召幸後匈奴求美女于帝帝以明君賜之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帝悔之而重失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

卷髮　薄眉　錦衣絲履飛燕外傳曰合德美容體膚滑出浴不濡善音詞輕緩可聽為卷髮號新興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嘖嘖稱美淖夫人在帝側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下巧笑事見二

靡顏膩理　修態姱容並楚辭

美婦人四

增隔窗見骨 帝王世紀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隔窗見骨

必有女戎 國語晉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好其色必授之情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君子曰知難本矣

土城學服 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之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二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步容習于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而獻于吳

秦人啖蜀 昔蜀于中國不通自秦以金牛美女啖蜀然後始通中國

投梭折齒 晉書傳謝鯤鄰家有美女鯤挑之女以織梭投之折其兩齒

鄰家處女 晉書阮籍鄰家處女有才色籍不與親生不相知未嫁而死籍往哭之盡哀乃去

衣藏琥珀 洞冥記漢

武帝宫人麗娟以琥珀自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

新羅美女

車頻秦書苻堅時新羅獻美女國在百濟國東

身被五彩

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入山求仙見谷上有石皆紫色如鷄子象取二枚見一美人被五彩象向之叩頭乞長生女曰汝急送手中物還著故處汝未應取此象乃送石還女授丹方一道

能畫長眉

山堂肆考隋煬帝御女吳絳仙能畫長者嘗以紅箋進詩謝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

步步生蓮

南史齊東昏侯潘妃名玉奴東昏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齊亡王茂請妻之玉奴守節而死故詩曰月步雲梯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

石字美人

南史西吳里志曰梁石靈寶本餘姚人寓居武康生女有姿容初齊始安王遥光納焉遥光敗入東昏宫建康城平為武帝采女生元帝為修容賜姓阮氏拜其父為朝請時

人因名其所居之溪曰阮公溪溪中有大青石曰美人石

淡粧雅服 梅妃傳梅妃美屬文自比謝女淡粧雅服而姿態明秀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為不及

服却塵衣 杜陽雜編元載納薛瑶英為姬以瑶英體輕不勝重衣于異國求却塵衣一襲與服之

名花見羞 太平廣記明宗淑妃王氏美色號花見羞 號

玉卮娘 志怪録有書生遇神女見胡僧僧指曰此西王母第三女號玉卮娘

美婦人五

原詩 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户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願為雙飛燕銜泥

巢君屋　又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古樂府陌上桑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素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鈎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鉏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魏

曹植詩曰有一美人被服纖羅妖姿豔麗蓊若春花紅顏韡曄雲髻峩峩彈琴撫節為我弦歌清濁齊均旣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芬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盻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曜朝日誰不希令顏

又阮籍詩曰二妃游江濵逍遥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娩有芬芳綺靡情歡愛千歳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元詩曰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廂蛾眉若雙翠明眸發清揚丹脣翳皓齒秀頰若珪璋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帶金步摇耳繫明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既已豔志節凝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飛鳧初罷曲

啼鳥忽度行羞今白日暮車馬欝相望　又詠内人晝眠詩曰北窗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插捩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恒相伴莫誤是倡家　又昭明太子美人晨妝詩曰北窗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妝未成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憐名　又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苑駐行車比來妝點異今世撥鬟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

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又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来映竝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斂等踈客著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

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難竝照相将映渌池看妝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横簪歷鬢垂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又徐君蒨初春攜内人行戲詩曰梳飾多今世衣著一時新草短猶通履梅花漸

著人樹斜牽錦被風橫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娛
神　又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卧久疑妝脫鏡中私
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鬢微汗染輕
紈同羞不相難對笑更承歡妾心君自解掛玉且留冠
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徘
徊聽不出常羞華燭明　又淇上戲湯子婦詩曰桑中
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璫日暗人
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

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牀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妝　又吳均古意詩曰妾家横塘北發豔小長干花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紈冪歷懸青鳳逶迤摇白團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又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丹脣逐笑分風捲蒲萄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又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沓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

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香遙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
舟妾何處織縑人　又徐悱妻劉氏詩曰花庭麗景斜
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妝開簾對芳樹　又詩曰東家
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陳伏
知道詠人娉妾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
迴長卿琴已弄秦嘉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枕缺因媒
染香風即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如何上陽臺
又徐陵春情詩曰風光今旦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

節當鑪却晚寒故香分細霧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帶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将過上蘭　增唐徐賢妃賦得北方有佳人詩曰由来稱獨步本是號傾城柳氣眉間發桃花臉上生腕揺金釧響步轉玉環鳴纎羅宜寶襪紅衫初繡成懸知一顧重別覺舞腰輕　又梁鍠觀美人卧詩曰妾家巫峽陽羅帳寢銀牀曉日臨窗久春風引夢長落釵猶罥鬢微汗欲銷黄縱使朦朧覺魂猶逐楚王　又孟浩然同張

明甫碧溪荅詩曰別業聞新製同聲應者多還看碧溪荅不羨緑珠歌自有陽臺女朝朝拾翠過綺筵鋪錦繡妝牖閉藤蘿秋滿休閒日春餘景色和仙鳧能作伴羅襪共凌波別島尋花樂迴潭折芰荷更憐斜日照紅粉豔青娥　又春情詩曰青樓曉色珠簾映紅粉春粧寶鏡催已厭交情憐枕席相將遊戲遶池臺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埽落梅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鬬管絃來　又宋之問和趙貟外桂陽橋遇佳人詩曰江雨

朝飛浥細塵陽橋花柳不勝春金鞍白馬来從趙玉面
紅妝本姓秦妒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傍人蕩舟
為樂非吾事自歎空閨夢寐頻　又李羣玉同鄭相并
歌姬小飲詩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雲風
格只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
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爭教容易見文君
又常非月詠談容娘詩曰舉手整花鈿翻身舞錦筵馬
圍行處匝人壓看場圓歌索齊聲和情教細語傳不知

心大小容得許多憐　又李百藥火鳳辭曰歌聲扇裡出妝影扇中輕未能含掩笑何處欲障聲知音自不惑得念是分明莫見雙嚬臉疑人含笑情

原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

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又高唐賦并序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曰朝雲始出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㬰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旂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

雲無處所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麗閑都游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游王後宮相如曰臣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為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元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聞大王之高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一作離宮閑館寂寞云一作重虛門閤晝掩曖若神一作山

居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奇葩逸麗
素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
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弦為幽蘭白
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
有美人兮来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
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横施女乃弛
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来親臣柔滑
如脂臣脉定于内心正于懷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後

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逞色冠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又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視之無主面如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

魏曹植洛神賦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

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濃纖得衷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脩眉連娟丹脣外朗皓齒内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静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代骨象應圖被羅服之璀粲珥瑶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

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
蹰于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
旗攘皓腕于神滸兮采湍瀨之元芝余情悅其淑美心
振蕩而不怡收和顏以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
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
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以流芳超長吟
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
處揚輕袿之綺靡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

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又曰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青陽動丹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於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　又劉楨魯都賦曰衆媛侍側鱗附盈房蛾眉青睞顏若濡霜含丹吮素巧笑妍詳掖耀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璫袿衣紛裶振珮鳴璜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艷因盼睞而傾城揚綽約之麗姿懷婉娩之柔情超六列於往古邁來今之清

英既惠余以至歡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欵固接情
愛之分深搢中誠于曒日要執契以斷金　又阮籍清
思賦曰醫白玉以為面披丹霞以為衣襲九英之耀精
佩瑶光以發輝　又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扇坐瓊筵衛
姬進鄭女前形窈窕以纖弱豔妖冶而清妍似春蘭之
脩秀象明月之雙懸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
朱衣皓齒綿視騰采靡容膩理出月隠山落日映嶼收
霞斂色迴飈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投明

珠以申贈覩色授而魂與嗟佳人之眇邁眺霄際而告語懼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斁佇天台二娥宫亭雙媛青袿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潛泳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事雖假于雲物心常得于無待　梁江淹麗色賦曰夫絶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翠眉而瑶質亦驢瞳而赬脣灑金花及珠履颯綺袂于錦紳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焉影響而能陳故山藻靈葩氷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鏡池其少

進也如采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寶過珊瑚同樹價直瓊草共枝于是雕臺繡户當衢横術椒庭承月碧幌延日架虬柱之嚴麗亘虹梁之峻客錦幔垂而香寂桂煙起而清謐乃矅邯鄲之躧步婼北里之鳴琴若夫紅華舒春黄鳥飛時紺蕙初軟赬蘭始滋不學衛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蕊涵詠吐辭笑月出于陳歌感蔓草于衛詩氣炎日永離明火中槿榮任露蓮花勝風後欄丹柰前軒碧桐笙歌畹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

月弦金波照户玉露曖天氣已濕兮曉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憶雜佩兮且一歎念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蘭田之寳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室畫浮雲言必入媠動必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奇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覿其容非天下之至麗孰能與于此哉　又沈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逾

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佩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步檐而一息順長廊而廻歸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納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暗入光含羞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来脫薄妝去留餘膩霑妝委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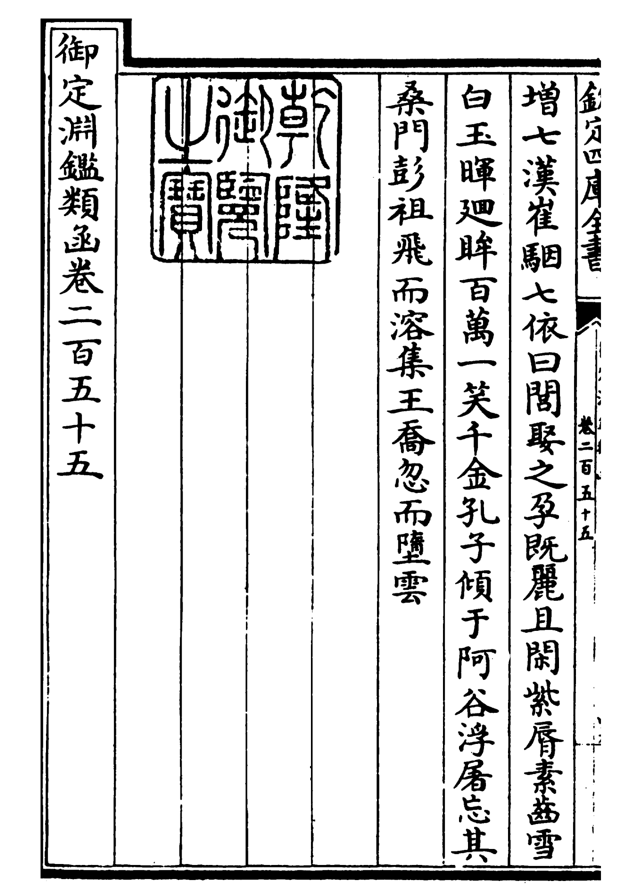
增唐富嘉謩麗色賦曰客有紅盤京劇者才力雄倬志圖豐茂繡轂生塵金羈照路清江可涉淥淇始度拾蕊歲滋摘芳奇樹錦席夜陳苕華嬌春瑤臺吐鏡翠樓初映俄而世姝即

國容進疑自持兮動盼目爛爛兮昭振金為釵兮十二行錦為履兮五文章聲珊珊兮佩明德意洋洋兮一作瑺若有亡一作聲珊珊兮意洋洋若有得兮若有亡蹁蹮兮延佇招吾人兮曲房凝釭吐暉兮明燭流注顧言始勤兮四座相顧時𢧵𢧵而載笑唯見光氣之交騖夜如何其夜遲遲美人至止兮皎素縧秉明心兮無他期夜如何其夜已半美人至止兮素玉棨之死矢兮無凋換既而河漢欲傾琴瑟且鳴餘弄未盡歌含韻清一作清歌含韻歌曰涉綠水兮採紅

蓮水曼曼兮花田田舟容與兮白日暮桂水浮兮不可度憐彩翠于幽渚悵妖姸于早露於是覽物遷跡徘徊不懌起哀情于碧湍指盛年于光隙擊節（一作輕榜）浩歎解佩嘉客是時也揚雄始壯相如未病復有鄒枚籍籍荀令咸娛座客喜妙情灑豪翰動和聲使夫燕姬趙女衛豔陳娥東門相送上宮經過碧雲合兮金閨暮紅埃起兮綵騎多價奪十城之美聲曼獨立之歌況復坐絃酌而對瑶章當盛時而謂何　又呂向美人賦曰蕖華灼

爍柳容婀娜輕羅隨風長縠舒蒙霧隔膺紅柔姿靡質天
妖豔嬌逸絶衆挺出嫘然容冶霍若明媚曼睩騰光以
横波修蛾濯色以總羣菡編貝鬒含雲顏綽約以冰雪
氣芬郁而蘭薰腰珮激而成響首飾曜而騰文或纖麗
婉以似羸或穠盛態而多肌有沉靜見節有語笑呈姿
思若老成體類嬰兒眞天子所御者非庶人當有之
增歌唐李賀許公子鄭姬歌曰許史世家外親貴宫錦
千端買沉醉銅駝酒熟烘明膠古堤大柳煙中翠桂開

客一作精聞客花名鄭袖入洛聞香鼻門口先將芍藥獻妝臺復醉集作後解黃金大如斗莫愁簾中許一作有合歡清弦十五為君彈彈聲咽春弄君骨骨興牽人上馬鞍兩馬八蹄踏蘭苑情如合竹誰能見夜光玉椀棲鳳凰袷羅當門刺純綫長翖一作糊蜀紙卷明君轉角含商破碧雲自從小靨来東道曲裏長眉少見人相如塚上生秋柏三秦誰是言情客蛾眉一作鬟又作鬢醉眼拜諸親為謁皇孫請曹植



增七漢崔駰七依曰閭娶之孕既麗且閑紫脣素齒雪白玉暉迴眸百萬一笑千金孔子傾于阿谷浮屠忘其桑門彭祖飛而溶集王喬忽而墮雲